庫 152

宋

劉穆之　穆之孫子鸞　子翼
徐羡之　兄子佩之　子湛之
傅亮　兄迪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　韶孫珪　韶弟祗
王鎮惡
毛脩之
傅弘之
王玄謨　從弟玄象
朱齡石　父綽　弟超石
沈田子　弟林子　林子斐
朱脩之
劉敬宣

劉懷肅 弟懷敬
懷敬子寘道 懷敬孫子德願 德願子崇祖
劉粹 弟道濟 茂弟猶
宗人伯龍
孫處
向靖 子柳
虞丘進
胡藩
劉康祖 父虔之 伯父簡之 簡之子遺產
道產子延孫
劉穆之 字道和 小字道民 東莞莒人也 漢齊悼惠王肥後也
世居京口 少好書傳 博覽多通 爲琅邪太守 濟陰江凱
所知 以爲府主簿 初穆之嘗夢與尚祖俱汎海 忽值大
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 挾舫既而至一山峯嶐
聳秀林木繁密 意甚悅之 及武帝克京城 問何無忌曰
急須一主簿 何由得無忌曰無過劉道民 帝曰吾亦識
之 即馳召 須臾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 晨起出陌頭
屬輿信會 亶視不言者久之 反室壞帝嘗爲袴 往見武
帝 帝謂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 須一軍吏甚急 卿謂

誰遠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事實須其才會卒之際略當無見踰者武帝笑曰卿能自爲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京邑諸大處分皆會立定並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之穆亦竭節盡誠無所隱時晉綱覓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利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録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義熙三年揚州刺史王謐薨武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爲揚州或欲令帝於丹諮武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退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如廁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興復皇祚勳高蓋古既有大便有大位位大勳高非可持久公今日豈得吝謙遜守藩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宜今若復他授禍應受制於人一失於權

無由可得今朝議如此公唯云在我措辭又難然神州治本宰輔崇要非可遥論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吳武帝善其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帷中畫策劉毅等嫉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鎮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諧謔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武帝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穆之又愛賓遊坐客常滿廣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異同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

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當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反也武帝興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宜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措意又稟分有在強以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亦無嫌大既足遮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丁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常於武帝坐與齡石共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轉中軍

太尉司馬加丹楊尹武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
府總攝後事帝疑長民難獨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
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
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
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
帝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尹毫不盡知留任而事無大小
一決穆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
語在長民傳中帝還長民伏誅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
十年進穆之前將軍武
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
盜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
毀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
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盤階蒲室目覽辭
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
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
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
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
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

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
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十一月疾卒時年五
十八武帝在長安聞問驚慟哭愧者數日本欲頓駕臨
中經略趙魏穆之旣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
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嘗決於穆之者並悉北
諮穆之前將軍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
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武帝表天子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武
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禄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彦
蒲朝穆之雖功蓋一匡未容便闕興毀帝笑曰卿不聞
驥騄千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寢疾謂穆之死人輕易我其
見恩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
少時家貧誕鄭嗜酒食不脩拘檢好從妻兄家乞食多
見辱不以爲恥其妻江嗣亦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
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櫝椰江氏兄弟
戲之曰檳椰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
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

卅楊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綿穆之曰本無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飽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櫛一斛以進之曰此可消食也文帝元嘉九年配食高相廟庭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長子慮之嗣仕至常侍卒子嶷嗣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内史相並於國王稱臣去任便止至孝武帝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嶷後歆之與嶷俱預元會並坐嶷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不能見勸一杯酒乎歆之因數孫皓歌荅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宿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嶷性嗜瘡痂嘗以爲味似鰒魚膏詣子嶷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牀上嶷取食之靈休大驚嶷荅曰性之所嗜靈休以餘嶷嶷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迎與鞭瘡痂常以給膳嶷卒子彤嗣坐以刀所妻奪國土以與彪彪封舜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亮嗣中郎將坐廟墓不修削爵為羽林監穆之中子式之延叔通暴好士累遷宣城淮南二郡太守贓賄狼藉

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
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
邪從事還白弘之曰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
等侯卒謚曰恭子瑀字茂琳少有才氣始興王濬為徐
州刺史以瑀為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
軍吳郡顧邁轉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邁
以瑀輿之歎盡潛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
堂下窓顧左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
鄉言熙不盡外言何得不啓遂白之

八怒啓文帝徙邁廣州瑀由是為文帝所知累遷益州
刺史元凶弒立瑀聞問起義孝武即位召為御史中丞
瑀使氣尚人每憲司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
勳非德彈王偁違云奢縱高華ノ品冗末朝士莫不畏
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瑀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
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遷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
車在前瑀策駑右後相去數十步瑀踢馬及之謂偃曰
君轡何疾偃曰駿馬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
騏驥騕褭於轡絆以君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荅

曰一璧自造青雲何至與驚馬爭路邪雖相嘲謔然意
甚不平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
居六限上因求益州帝許之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
顏峻書曰朱脩之二世顯兵一旦屠荊州青油幕下作
謝宣明面見向使寇帥以長刀引喜下席於書衙有政
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後爲吳興太守侍
中何偃嘗案之云終借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
伍之有遂與偃絕及偃爲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
之爲丹陽瑀又與親故書言司馬家黑面阿秀遂居劉氏

衆處朝廷不爲多士甚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
已篤聞偃亡懽躍呼叫於是亦卒謚曰剛瑀從子祥察
史有傳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
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餘歲時與諸兒戲
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急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
動衆並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以女妻之兄欽之爲
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
年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嘉十六年再遷建
康令性纖密善紀摘微隱政甚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

撫軍録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溉良田數千頃
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
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
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
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弑逆
秀之即日起兵率衆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
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俸禄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
此外蕭然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

斂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客並京邑貧士出爲郡縣皆以
苟得自貴秀之爲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悅焉南譙王
義宣據荆州爲逋逃使徵兵於秀之秀之即斬使戒嚴
襲江陵破之事平以起義功封康樂郡侯遷丹楊尹先
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楊尹與子書於聽事上飲宴秀
之亦與焉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書及秀之曰汝等
試以栗遥擲此柱若能入穿者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
並不能中惟秀之獨入焉至是其言遂驗時賑貿百姓
物不還錢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意不用

遷尚書右僕射時改定制令隸民殺長吏科議者謂會赦宜以從論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從論便與悠悠殺人者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出爲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八年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諡忠成公秀之聖率無風采而公方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千萬布二百匹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之少爲桓修撫軍中兵參軍與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起兵版爲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武帝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武帝議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嘿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小羌未定而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劉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命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楊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

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有司坐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毋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踐阼録佐命之功詔曰丹楊尹徐羨之江州刺史王弘護軍將軍檀道濟中書令傅亮侍中謝晦前左將軍檀韶雍州刺史趙倫之北徐州刺史劉懷慎散騎常侍王仲德北青州刺史向彌立衛將軍劉粹南蠻校尉到彥之西中郎司馬張劭河中太守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扶贊洪業或肆勤植績宏濟艱難經始圖終勳烈惟茂宜與國同休饗茲大賚羨之可封南昌縣公餘各改封增邑羨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位司空録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風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碁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傳亮蔡才學辯博而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

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武帝不豫加班劒三十人
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
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衆宮內月一決獄帝
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眞輕動多過不
任四海乃先廢義眞然後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
內屋敗應修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以檀道
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之謀既廢
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羨之不許遣使殺
義眞於新安弒少帝於吳縣及文帝即阼遷羨之司徒

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華林園聽訟
詔二公如先權訣元嘉二年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
上表歸政三奏乃見許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
之及侍中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
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日間再
肆酖毒乃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行至西門
外時謝晦弟曛為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
亮馳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
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

上遣中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死野人以
告載尸付廷尉諸王從誅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
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責相當
有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
位極人臣後羨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
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
隨從兄穆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
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
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鴟

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
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為冊楊尹景平初
以羨之知權頗與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
安秦潘盛為黨時謝晦久病連炎不堪見客佩之等疑
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傳亮稱羨之意欲
令作詔誅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
佩之等乃止羨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
佩之謀反事覺被誅佩之弟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
公主為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逵之姻戚

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待討當即授荆州於陣兵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亂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嘆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事祖母及母並以孝謹聞元嘉六年東宮始建起家補太子洗馬累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

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常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及劉湛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加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既見文帝號哭下拜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納衣今日有一領龜食便欲殘害我兒子

上亦號哭湛之由是得全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
之善尺牘音辭流暢實戚豪疆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
游莫及鼓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
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
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屢以爲言時安成公何
勗無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
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成食臨
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宮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羊彈
綦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楊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
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二年范曄等謀逆湛之始
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款詞所連有司以
湛之關豫逆黨事起積歲乃歸聞多有敝匿請覓官削
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闕請罪上優詔慰譬遣之二
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爲南兗州刺史善
於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南
望鐘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
臺琴堂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時
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緣情綺靡湛之與之甚厚孝武

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後
入爲丹楊尹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至瓜步湛
之領兵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
曲來奔爽等執子也湛之以爲廟筭特所奬納不敢苟
申私怨乞弁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
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
諸詞訴紀不料省湛之亦以尚書令數奏出納事無不
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
丞袁淑奏並免官詔特無所問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

詔許尚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鑿
仁卒文帝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曄等其後又有江湛
何瑀之自曄誅炳之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部
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有疾湛之輒入
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濟死而孝武不見
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上
所愛而鑠妃即湛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元嘉末徵鑠自
壽陽入朝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
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

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試之旦其夕上與湛之舁人語
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
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諡曰忠烈公又詔曰徐湛之江
湛王脩綽門户荼酷宜厚加褒卹邵陽於三家長給廩湛之
子聿之爲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齊史有傳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尉父瑗
以學業知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嘗造瑗瑗見
其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亮衣使左右持
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宜當法遠踰於兄

然保家終吉者迪字長猷宋初官終五兵尚書
常相玄簒位聞其慷慨有文采選爲祕書郎欲令整理
祕閣未及拜而玄敗義旗初起丹楊尹孟昶以爲建威
參軍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遷中書黃門侍郎宣
西省典誥命武帝以父直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以諮
迪迪喜而告亮亮不荅即馳見武帝曰東陽忝祿私菩
爲幸但馮藟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帝笑
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會西討司馬休之以
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亮從征關洛還至彭城宋國

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如中書令從還壽陽武
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
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南征北伐平
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時喜崇極如此物
盛滿非可久安輒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
功德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方悟旨而宮門已閉
亮於是叩扉請見武帝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
還都帝知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
數十人於是奉辭亮既出夜見長星謂天亮拊髀嘆

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武帝入輔永初元
年加太子詹事餘如故以佐命功封建成縣公入直中
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
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滕演
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策文
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秘書監二年
加亮尚書僕射及武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
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立進為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
將軍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文帝既至立行臺

於江陵城南題曰大[illegible]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禮容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荅於是布腹心於到彦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及至都徐羨之傅亮之謀帝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爲左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欲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篤求暫還家遣信報

之因乘車出郭門[illegible]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付廷尉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辱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時年五十三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也兄迪每深誡焉而不能從及見世路屯險嘗論名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焉亮初奉迎大駕在道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

懼之辭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
賢稱其見微之美至是竟不免長子演先亮卒演弟悝
湛逃亡湛弟都徙建安後並還京師先族兄隆字伯祚
曾祖晞司徒屬父祖並早卒隆少孤貧有學行義熙初
年四十爲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
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爲御史中
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舍檐刻躁人黃初妻
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徙
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自然求之情理非
從天墮非從地出父母親分形同承稱之於書即載
之於趙雖言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辭祖
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曰磾之孫砥鋒挺鐏不與二祖同
戴天日則石碏稅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
徙之二千里外不施於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暮功
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著聽之
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
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
趙雖內愧終身稱亦沈痛沒齒絕之義自不得以永絕

事理然也從之出為義興太守南能名拜左戶尚書坐
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去衣冠職事轉太常文帝
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後致仕
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
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
姊以和謹稱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
參武帝建武將軍事以建義功封吳興縣五等子從
道規討桓謙苕林身先士卒所向摧破又從破徐道

以道濟戰功居多遷安遠護軍復參太尉軍事封作唐
縣男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出淮肥許至
諸城戍望風降服進剋許昌獲太守姚垣及大將楊素
至成皐降刺史韋華徑進洛陽陳留公姚洸降凡拔城
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
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相率歸
之進據潼關與諸將共破姚紹長安平以為琅邪內史
武帝受命轉護軍加散騎常侍領石頭成事聽直入殿
省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從丹楊尹帝不豫給班劍

二十人遷鎮北將軍出為南兗州刺史徐羡之等將廢
廬陵王義真以告道濟意不同屢陳不可竟不納羡之
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帝之夜
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甚久晦懍動不得眠道濟就
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未至道濟入守朝堂及即
位進號征北將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
道濟素與王弘善時弘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構
羡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羡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
謝晦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劉謀撫而
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羡之亮既而使道
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
昔與謝晦同從先帝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
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非其所長臣悉晦
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遂行六
與晦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繼至晦本謂道濟與羡之
等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來戰自潰事平遷都督
江州豫州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元嘉八年到彥之伐魏已平河

南尋失之魏逼滑臺加荀遦濟都督征討諸軍事至
壽張大破魏安平公乙旃眷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
悉頰庫魏衆甚盛益遂剋滑臺道濟與魏軍三十餘戰
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有降魏者具說糧
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
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其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
降者爲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令
軍士悉解甲冑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大不
由乃歸道濟亦不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已

八甚憚之至乃圖之以禳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
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
氣朝廷疑畏之時人咸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
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爲
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憲宮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十
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
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上已
間十三年乘輿遂道濟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鷦鳥集船
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道濟及

其子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
主簿武伯祕書郎中遵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怜白
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康地震白毛生又收司
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以
比張飛關羽初道濟見收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
引飲一斛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
曰道濟已死矣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
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荅曰道濟
以累有戰功故致盛名餘伯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
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秋
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見甚有憂色至曰若道濟在
彼豈至此韶字令孫以討檀玄功封邑丘侯從征廣固
率所領先登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
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韶嗜酒貪橫所莅無政績上嘉
其合門從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卒子臻嗣臻
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
僧虔為吏部尚書以珪為征北版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
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遙乃忝武達羣從姑

已 迎與肉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爲日
微百世國士姓媾位官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
王妃檀珪同堂姑亦爲南譙王妃尚書伯爲江州檀珪
祖亦爲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肯不殊絶
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爲爾見苦僧虔報書
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乃
用爲安成郡丞祇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
西昌縣侯歷位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
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
城入叫嗥直入聽事祇被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
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以懼之賊必走矣賊聞鼓鳴直
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爲領軍祇性矜
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
于廣陵謚曰威侯傳爵至齊受禪國除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河東太
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
見而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以五月五日生而相

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嶠澠之間常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户侯當尊相報方荅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居荆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所長開弓甚弱而意略縱橫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或薦鎮惡鎮惡時爲天門郡臨澧令高祖即召之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署前部賊曹柜雷

循於查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太尉軍事帝至姑孰遣鎮惡率龍驤將軍胡恩百舸前發戒之曰若賊知吾上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下舡也舸至彼深加籌量可擊即擊之若不可便燒其舡艦且浮舸岸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宣揚詔旨并赦文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不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襲今云但云劉兗州上鎮惡受命晝夜兼行至豫章口去江陵

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兗州上毅謂爲信然不
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
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六七旗旗下輒安一鼓語所
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
後令燒江津舡艦鎮惡逕前襲城津戍及百艘皆言劉
藩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
十許騎出江津問是何人荅云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
藩所在軍人荅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
船艦被燒煙焰張天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

去告毅外有大軍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入緣城
得入門猶未及關因得開大城東門毅有八隊帶甲千
餘已得戒嚴蒯恩與鎮惡俱由東門入分攻金城東面
門自食時就鬬至日晡西人散降略盡鎮惡入城因風
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武帝
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知帝自來
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
表者鎮惡令旦鬬且語衆並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
毅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

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
以授毅是日一更許聽事前陳散潰三更中毅開北門
突出鎮惡衝之不得去回衝蒯恩軍得從大城東門出
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破
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十二
年武帝北伐轉為鎮西諮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
將發前將軍劉穆之引鎮惡於績咨堂謂之曰公陰此遺
黎志蕩通逋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公亦委卿以關中
相勉建大功勿辜此授鎮惡同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拔擢
今不勉咸陽誓不復濟江而還若三秦既定而公九錫
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敵境戰無不捷邵陵許昌望
風奔散破虎牢及柏谷塢斬賊帥趙元軍次洛陽姚洸
降進次滻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版
授方為滻池令遣司馬毛德祖攻弘農守尹雅於蠶城
日夕將士之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
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惡誓期若剋洛陽須大軍至未可

輕前既而鎮惡等還向潼關爲紹所拒不得進軍又之
食馳告武帝求糧援時武帝入河魏軍屯據河岸軍不
得前武帝呼所遣人開舫北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
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
紹又病死僞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蛟衆力猶盛武帝
至湖城讚引退大軍遂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
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
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浙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比
上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
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長安
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鄉諸人家並在江南
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船乘衣糧並已逐流
去豈復有求生之計唯宜死戰可以立功不然無遺類
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
時奔潰即階長安泓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
夷晉六萬餘口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
姓安堵奉迎武帝於灞上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
也鎮惡拜謝曰比明公威諸將之有鎮惡何功之有

乎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是時關中豐全倉庫充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武帝以其功大不問進號征虜將軍時有白帝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僞輦為有異志帝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帝聞之乃安武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眞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本號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西虜赫連勃勃寇逼北地義眞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衆甚盛田子不敢進退屯劉回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而擁兵不進寇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脩猛之相苻堅也北人以方諸舊族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論者深憚之田子曉抑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邪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干溼上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田子求幷人因斬之幕下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殺其兄基弟鴻遵深從弟昭朗凡七人

弘之奔告義眞義眞率十二將被甲登橫門以察其
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已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
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追贈左將軍
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元嘉中配
食高祖廟庭傳國至曾孫獻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爲將祖騰伯父憲及斌
並爲西中郎袁眞將佐桓溫伐眞於壽陽眞以憲兄弟
與溫潛通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從溫攻戰常居先
壽陽平眞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苦
請得免綽爲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事沖如父遂參沖
軍位至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嘔血而死沖諸子遇
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
蔣氏人才儁劣齡石使舅以於聽事遂翦紙方寸帖着
舅枕自以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
石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割之即死武帝
剋京城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於帝曰
世受桓氏厚恩不忍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武帝義而
許之事定以爲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繼祖專爲

劫郡縣畏之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厚召為參軍繼祖恃彊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部得清後領中兵參軍盧循至石頭選敢死之士數千人上南岸武帝遣齡石領鮮卑步騎過淮擊之皆殊死戰殺百人賊乃退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武帝甚親委之盧循平以為寧遠將軍西陽太守義熙九年遣諸軍伐蜀命齡石為元帥以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東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牧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初武帝與齡石密謂進取

白鹽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書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牧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軍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

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腳恩等於北城斬侯暉譙詵朱牧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聞諸處盡敗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僞尚書令馬躭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衆亦散逃于僚中巴西民士瑤縛送之斬于軍門武帝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諫者甚衆武帝不從乃分大軍二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資位在其右亦命受其節度役不淹時一戰剋捷衆咸服武帝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也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配以兵刀守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武帝還彭城以齡石爲相國右司馬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眞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齡石至長安義眞乃發義眞敗於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時年四十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爲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

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隊主丁斌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爲郝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毦魏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帝又遣南平公長孫嵩高三萬騎並薄攻營於是一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稍并手

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進之一稍輒動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討浦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涪二州刺史脩之有大意頗讀史籍爲桓玄佐命解音聲能騎射玄篡位以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敗奔漢川之誘令入蜀遂敗於峽崍洲遏遷斬玄於枚洄洲蜀之力也晉帝反正武帝以

爲鎮軍諮議參軍遷右衛將軍脩之既有斬玄之功又父伯並在蜀武帝欲引致謀縱所殺武帝表脩之爲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上表言狀武帝哀其情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軍伐蜀軍次黃虎無功而退諮縱由此乃送脩之父伯及申表喪柩口累並得俱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結於帝毅敗遂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武帝慮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戮且士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故不許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祠廟時蔣山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成洛陽脩立城壘武帝至洛嘉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死以脩之代爲安西司馬值桓玄運旨滅入魏初脩之在洛敬事嵩山道士寇謙之謙之爲魏太武所信敬營護之故不死遷於平城脩之嘗受公羊盖參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太武太武嘉之以爲太官令被寵遂爲尚書光

祿大夫封南郡公領太宰參
魏亦見寵脩之見朱脩之
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
到羽經年不忍問家消
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
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
脩之勸魏侵邊并誘以中
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
以爲雲中鎮將時太武征

令當如故其後朱脩之俘于
閒南國營護者誰答云殺景
尚多我歸罪之日便當巾韝
又之乃訪焉朱脩之具荅并
時人所稱脩之悲不得言直
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
國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脩
乃釋初朱脩之在魏魏太武
龍宿衛之士多在戰陣行

宮人少朱脩之時欲引吳兵謀殺太武因入和龍冀浮
海南歸以告脩之脩之不聽乃止後事發朱脩之遂亡
奔馮弘脩之又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
猶涉獵書傳每雅重之與共論說之次遂及陳壽三國
志云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庭
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已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
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門下書佐被譴百下故
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

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辭言案其跡也不爲貞之非挾恨之言矣夫亮之相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若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乘其荆州新附威震四海遂入已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窮守嶮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閒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爲偶以爲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山險之固不達時宜不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摧劒而返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言非是秦延二年爲外都太官丞益曰恭脩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在南有四子法仁入魏文成初法仁爲金部尚書襲爵轉殿中尚書法仁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鳴呼勳力振於山谷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益曰威脩之孫憲素在南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脩母所住廳牀帳屏幛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憲素才彊濟而臨事清刻勑

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讒
惠素納利齊武帝怒勑尚書評價責二十八萬有司奏
狀誅死後家徙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沈田子吳興武康人也世爲著姓祖警始爲晉後將軍
謝安參軍後復參前將軍王恭軍事父穆夫爲王恭前
將軍主簿初錢唐人杜炅字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
家及都下貴望並事之爲弟子執在三之敬警言累世事
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恩
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

民多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爲餘姚令及恩爲劉牢之所
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與穆夫父敬言不協至
是告警言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並遇害唯穆夫
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田子字敬光從武帝
剋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帝北伐
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龍符戰
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
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內史賜爵
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一年從討司馬休之除

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
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潼
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
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
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
在衆弘猶固執田子曰兵家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
既固人情喪阻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剋所謂先
人有奪人之心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
田子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
所殺萬餘得泓僞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
武帝讌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
當以咸陽相賞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拜
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
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
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
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卿留卿文武將
上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政足自濟耳勿復多言及
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

眞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眞甚長史王脩收殺田子於長安廩倉門外事聞武帝表天子以氐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實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既門陷袄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宮內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沈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理冤老弱歸罪請命

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帝甚奇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憲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置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帝爲揚州辟爲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廬循並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推鋒居前時賊黨郭

亮之招集蠻夷屯據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俱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孰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以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劒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祖公旗鼓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棄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惡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無以實聞武帝問其

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嶺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剿鸞而阬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氏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絶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即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沈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弊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

暴齊斧爾梟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言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皆捷帝至關鄉姚泓帰境内兵屯峣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帝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帝謂林子曰子緩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關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彭城帝令

林子差次勳勤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荆州議以林子及
謝晦爲蕃佐帝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
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
役久士有歸心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祗肅
非以崇威立武寔乃經國長旺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
武帝深相酬納俄而謝冀謀反帝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
也文帝進號征西將軍尋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
帝以方隅未靜復欲親戎林子固諫帝荅曰吾輒當不
復自行帝踐阼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
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詔曰懷少子璞
嗣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奇璞應對謂
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見謂
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蕃鄉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
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爲罔罔
忘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
王簿時順陽范曄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踈文帝謂璞
曰范曄性踈必多不同姻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雖
行事其實鄉也璞以告遇既深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

行必從中出畢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
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寧又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
年范量卒坐事誅時濬鎮巴蜀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既
長璞固求辭事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
三十年元凶弑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子約列在梁史
傳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傳氏舊居關西漢末关
土於馮翊泥陽晉武太
三年復立靈州縣傳氏還關靈州弘之高祖
祖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祖一門還關泥

陽曾祖暢祕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西戎
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散散生弘之弘之少倜儻有大
志義旗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爲參軍累遷建威將軍順
陽太守武帝北伐弘之率鄉人義故及流民數千人歸
武關入弘之素善騎槊於姚泓馳道內戰馬或馳或驟
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喜數千並嗟嘆稱
善焉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拽置兩股內及下馬柄孔常存
留爲在陽公義熙雍州刺史從事史及赫連勃勃襲長安
義熙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擐

甲冑氣蓋三軍軍敗陷沒不屈之爲時天人寒稟弘之弘之叫罵見害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壽晉平西將軍祖亨豫州刺史父謐益州刺史脩之初爲州主簿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之曰卿曾祖壽祖壽皆爲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將軍檀道濟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師留脩之戍滑臺被魏將叔孫建攻圍屢出奮擊殺傷甚衆魏人知脩之孤少不復設城壍長圍守之糧盡將士熏鼠食之城陷被囚上嘉其節詔脩之等家可常與供給初脩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如此兒必沒矣脩之果以其日城陷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爲平云中鎮將妻以寡姑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謂曰觀君無儔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無流涕言之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時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太武伐之脩之及同沒人部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徙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脩之懷明懼禍同奔黃龍馮弘禮之甚薄停一

年會宋有臺使至外國並實重譯詔謂為天子邊人脩之名位已顯傳詔見之便拜致禮甚敬彼國人見之大驚乃厚為之禮時魏屢伐其黃龍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弘乃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柂折風又襲海師憲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止海師候視天氣息有一鳥飛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是歲元嘉九年也既至京邑上勞賜甚厚以為黃門侍郎懷明為司徒中兵參軍孝武初脩之累遷鑾輿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政在寬簡士衆悅附孝建元年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脩之乃悉集文武佐吏謂曰西藩違天犯順民神同憤今直取江陵卿等以為何如中兵參軍何慧文曰江陵衆彊攻之難克惟遜辭卑同掩其不備則勤王之舉可以萬全脩之曰不然一唱此聲誰復明本意襲陽城內舊有伍千胥廟州刺史新到必應郊往每有軍事皆祈禱然後出師願內有脩之祖考像脩之初至襄陽欲往致謁未及舉起兵衆並勸祈廟脩之遂不往遣使陳誠於孝武孝武喜加之以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更以魯秀為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阻南峴立樓

禰以兵據之又以水軍斷峴下秀至三蠻挑戰脩之以寇遠來欲決勝負於一戰諸軍宜案部勿與交鋒賊乃依山不得進脩之潛以輕兵從險路擊其後秀敗乃收兵退走脩之率衆向江陵義宣已爲笠詔民執之於獄脩之至殺之以紡封南昌縣侯脩之立身清約百城贈貺一毫無所受唯以蠶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吏賭之未嘗入已徵爲左民尚書領軍將軍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已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然性險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貴爲刺史嘗供贍嘗往姊家姊爲設菜羹（鹿鹿）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乃以外生王軌爲馮翊令使姊隨子之官先見新野庾登之爲益州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脩之至京邑牛奔觸壞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腳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卒贈侍中諡貞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侯以從叔司徒尚之勳寵當北嘉新興仍爲新興應明

太守故爲新興人曾祖準爲司空劉琨參軍琨敗避地遼東爲慕容廆車騎長史遷七谷太守後隨慕容德居青州武帝平廣固遷居下邳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爕有知人之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大尉彥雲之風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悅之少帝末謝晦爲荆州請爲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到彥之北伐以玄謨爲揚武將軍領騎與將軍姚贊夫出軍向洛城魏軍望風退走河南悉平玄謨至陝聞彥之敗退知虎牢陷沒乃引軍南反文帝嘉之補長

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立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詔朝爲已任上謂殷景仁曰關西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恩後爲興安侯義賓帝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驍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所至皆捷魏主奔走以孝武出鎮又大舉北伐以玄謨爲冠軍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自虎牢朔將軍前鋒入前鄄徽礭礌戍主奔走日魏太武自率衆救之南向白馬登高望之前後無際鼓譟之音震動天地一軍皆以衆力不少

器械精嚴而壽往所見多行殺
衆議以火攻燒之玄謨恐衆懼夫
之沈毗爲置屋及魏救將至衆復
圍亦不從將士並懷怨憚更募登
利一匹布一匹貢民八百人利
乃夜撤營走委棄財帛軍資不可
失道慶下船歸磧礪斌將斬之沈慶
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所向無敵今
讓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
斌乃止初玄謨

初圍城城內多茅屋
貢不聽城中即撤壞
發車爲營及覆自
無復應者又營貨
入心及太武軍至
計至鹿鳴城夜遁
斌將斬之沈慶

所見殺慶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
可竟也仍求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
不輟忽傳呼傳刑書代守礪磧還
讓曰既往之恨不須言但當勤立後
功載名史策者豈一人耶江夏又王鑒
礪磧沙城不可寸尺玄謨令還乃
水步東下爲魏騎所追玄謨大破
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
函醜又攻城焚壞全師凱歸昔

玄謨慶中二何
詞曰將刑誦之
衆怒勉力
玄謨大破二十人
鑒
醜

金瘡得非金邵之徵非元劉弦
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
遷左衛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
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為前
寧朝將軍薛安都等諸軍出淮
江縣侯中軍司馬劉仲之曰老
宣通講檢驗雖無實而上意
匿所得賊實物虛張戰簿與
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
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
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
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
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
郡並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
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妄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
荅啓曰人言紛紜此甚可笑且七十老公反欲何求鄧
艾所以獲申蓋由此也聊復為笑想足以申鄉眉頭耳

玄謨爲人性嚴未嘗言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嘗申故
以此戲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
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
多鬚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
曰齒劉秀之儉悋常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
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
後相繼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
祿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
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常爲
玄謨作四時詩曰黃茹供春膳蔥薤調秋菜白醪解冬寒又寵一崐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今
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懼其毒玄謨尋遷徐州
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
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
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
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
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既荷先朝厚恩彌
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爭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

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腳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明帝賜以諸葛武侯箭袖鎧年老病篤與諸將不諧和召還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績嗣

深弟寬泰始初為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為賊所執請西行遂被逮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寫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為太常坐於宇殺牛免官卒於光祿大夫寬弟瞻齊史有傳

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人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昇見一女子立冢上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二年可二十姿質甚美生時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當以相奉幸勿見害女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皆金玉釧破冢者斷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為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父宰之晉

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
軍桓序鎮蕪湖宰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
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
謂宰之曰卿此兒非唯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
家爲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
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爲名宰之時
爲恭前軍司馬晉陵太守置佐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
甚相陵忽宰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宰之爲前鋒太
傅會稽王道子與宰之書備言禍福使反恭宰之呼敬
宣謂曰吾欲奉國威靈以明道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曰
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
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宰之至竹
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等還京襲恭恭方出
城耀軍敬宣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後將軍
以敬宣爲後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爲亂東土騷擾
宰之自表東討軍次虎疇賊皆死戰敬宣以騎傍南山
趨其後吳賊畏馬勢又耀首星受敵遂大破之進平會稽
遷後軍從事中郎武帝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

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顯驕橫輕亹下僚之敬宣每預宴會謔戲無所酬荅元顯甚不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馳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公坐而已玄既至溔洲遣使謝牢之牢之亦以道子昏闇元顯驕淫凶慝平玄之後亂政方始欲假手於玄誅除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今天下之重在大人玄雖無姬文之德實有三分之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柰驃騎何遣敬宣爲任質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旦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己爲桓玄所禽乃自縊而死敬宣奔喪哭畢渡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九土服之既覺喜曰九者桓也桓既吞矣吾當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謀

滅慕容德推休之爲主時德司空劉軌大被任用高雅之又要軌謀遂泄乃相與殺軌而去之淮泗間會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下邳不誘我也即便馳還至京師以爲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封武岡縣男累破諸賊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固辭不許既至江州課集軍糧搜調舟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初劉毅之少也爲敬宣寧朝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此人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之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乃使人言於武帝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既昧今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此之人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爲負外常侍耳聞已授其郡實爲過優尋知復爲江州毅大驚惋敬宣不自安帝反正自表求解職武帝數引游宴恩顧周洽所賜莫與爲比敬宣女嫁賜錢三百萬雜綵千匹尋除宣城內史武帝方大相寵任欲先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率衆伐蜀博士周祗諫不從乃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

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爲蜀大將譙道福等惡衆拒險相
持六十日大小十餘戰賊匿守不敢出敬宣食盡引軍
還有司奏免官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
與兗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畫盡循
逼建鄴敬宣分領鮮卑虎斑突騎置陣甚整循走仍從
南討爲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投莙詭弓馬音律
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遇
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
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廻師於蜀

敬欲以重法繩之
敬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
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
宜深慎之毅出爲荆州謂敬
南蠻長史豈有見輔意乎
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
史時武帝西討劉毅豫州刺
貽敬宣書曰盤龍狼狽專恣
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
相待又何無忌明言於
罪也猶謂武帝曰夫平
雁前曹公失之於孟卓公
亟曰吾參西征欲爲卿
亟曜禍及以告武帝帝
爲征虜將軍北討刘
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
東滅異端將盡世路
曰下官自義熙戎

首尾十載遂平三州毛穆今其
思避盈君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
武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忘我
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為敬宣參
休之而道賜陰結同府辟閭道秀
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
宣刃殺敬宣丈武佐吏即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
敬宣嘗夜與僚佐宴坐中有投一隻
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一丈着耳鼻

[illegible]帝懷福過災生實
便遣使以長民書呈呈
心十一年進號右將
年會武帝西征司馬
石小將王猛子等

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
劉懷肅彭城人武帝從母兄也家世
初為劉敬宣寧朔府司馬征孫恩屢
武帝起義兵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桓玄
以懷肅為司馬連破城壘桓振據
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敝
陣流矢傷懷肅額衆懼欲奔懷肅
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
夏九郡鎮夏口以建義功封東

偉國除
州懷肅自雲杜兼
躍馬橫矛躬自突
與目奮戈膽氣益壯
半道規加懷肅督江
縣侯義熙元年除輔

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又領劉毅撫軍司馬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等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桓氏餘黨爲亂懷肅自請出討既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二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愼以子蔚祖嗣位江夏太守史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子武伐元凶道存奔義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景和元年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懷肅弟懷敬澡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殞孝皇帝令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

從母生懷敬未暮乃斷懷敬乳而自養之武帝以舊恩故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爲連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眞道爲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飢荒帝遣揚州從事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眞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眞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帥楊難當侵魏漢中眞道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眞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

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致剋捷以眞道爲建威將軍雍
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
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有
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眞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
諸雜寶貨及藏難當善馬下獄死懷敬弟懷愼少謹愼
質直從武帝征伐位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以平
廣固及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武帝北征以爲中
領軍征虜將軍宿衛蕞穀坐府內相殺免官懷愼雖名
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
門下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
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
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臨薨謚肅侯子德願嗣
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
下獄奪爵後爲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爲孝武所狎侮
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
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拊膺擗踊涕
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
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卿得此副急淚志時新

喪愛姬合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押侮之德願善於御車常立兩柱使其中勞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止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乃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崖着籠冠短朱衣靴轡進止甚有容狀上懽欣賞賜甚厚景和初為廷尉坐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懷愼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為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京邑時城乘小艦入淮按衂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戰功參太尉[illegible]子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陷陣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率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入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將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剋衆攻無堅城鏁古名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為輔國將軍治之論半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為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偏憤失士君子心卒于官懷愼弟懷默位江夏內史子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少工刀槊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

史在位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殮屍弱如生詔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為明帝盡力重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為州從事武帝剋京城參建武軍事以發平京邑復從征廣固及起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十四歲武帝使粹奉之以鎮京口遷建威將軍江夏相劉毅從兄也粹盡心武帝不與毅同武帝謀討毅衆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灊縣男後遷相國司馬左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即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役愛民寵諸沙門二千餘人補府吏元嘉三年討謝晦遣粹弟中郎道濟龍驤將軍沈敬之北伐粹自陸道向江陵步騎至河橋為晦司馬周超所敗降號寧朔將軍初晦

與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
粹無私必無憂也及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
之晦遣送囘之還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曠之嗣道濟
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雖衆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
司馬飛龍者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
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爲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
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謙固執不與
遠方商人至者謙又抑之商旅咸嗟百姓咸欲爲亂氏
奴等因聚黨爲盜及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
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道
養袍罕人也趙廣改道養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
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
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帛
氏奴爲征虜將軍梁顯爲鎮北將軍奉道養圍成都道
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十年正月賊復大至攻
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其壁尸於後齋使書與道齊相
似書爲教酬荅籤疏不異常日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
養弁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敗之會亞西將軍臨

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衆援成都廣等屯據
廣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禽偽驃騎
將軍司馬龍伸斬之龍伸即道助也涪蜀皆平俄而張
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于鄴山其餘羣賊出爲盜
不絕文帝遣寧朔將軍蕭汪之討之十四年餘黨乃平
遷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
敬琳謀反伏誅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
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顯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
汝必破我家毅甚畏憚之每還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
鎮之門以左光禄大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爲吳
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頹毀垣牆不脩損
愴然曰清塵尚可駈乃驅衡宇一何摧頹即令脩葺卒贈
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
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貪婁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
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
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少任氣
武帝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淦縣五等侯廬

循之難武帝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
即遣季高汎海龍驤番禺該之循父瑕長史孫建之司馬
賓徒夫等輕舟奔始興季高分遣旗武將軍沈田子等討
平山嶺表諸郡循於左里亭走還龔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
十年季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武帝表
贈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為征民伐
馬匈奴常募大車兼倍餘人無捨鄣於地嘆曰大丈夫
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恩喜自征
妖賊常為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過人於婁縣
戰箭中右目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軍功封都鄉侯從
伐廣固破盧循皆有功累不遷龍驤將軍蘭陵太守隨劉
藩追斬徐道覆與王鎮惡破江陵隨朱齡石平成都從
武帝伐司馬休之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
常陷堅破陣不避嶮難前後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
錄其前後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
朝士與之交恩益曰謙損與人語常呼官位而自稱為
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鎮廣再遷為司馬後入關

迎桂陽公義眞没於趙遣歸襲傳國至孫無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
故以小字行彌與武帝有舊疑畢竟城參建武軍事進
平建鄴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
在著績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
任使及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
加散騎常侍卒于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
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
植次弟楨紹封又坐殺人國除楨弟柳字玄義有學義
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
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
范璵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心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
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以一旦勢利易之邪及柳
為南康郡涉義宣事敗坐繫建康獄屢密詣竣求相申
救孝武常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郡遂伏法璵字伯
王平北將軍汪曾孫也彭城人中山太
劉鍾字世二彭城人也中山太
居鍾有志力常懷慷慨

皆摧堅陷陣武帝雅善之及鍾不聽詔書劉禪盡其心力我
旗將建武帝版鍾爲郡主簿從入吳城將向京邑武帝
命曰豫是彭沛鄉人赴義甚篤並可信劉立簿於是亭侯
義隊常在左右每戰必捷又桓謙克于東陵卞範之屯
于覆舟山西武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
山下當有伏兵鄉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鍾奮擊
之一時奔走後除南齊國內史安丘縣五等侯鍾時未
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皆厚加賻給從征廣固孟龍符
於陣陷沒鍾直入賊取其尸而反盡循過建鄴鍾拒柵
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及循死鍾又與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後臨川內史何德道之又與
去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腳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養銳
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楊謐大衆向內水譙道
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
賊今沮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不能持久也因其究懼
攻之其勢必剋若緩兵彼將知之虛實當爲蜀子虜耳
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
縣男及武帝北伐關洛留鍾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熙

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鄉人也晉太

以功封關內侯後從武帝征孫固

除燕國內史封龍游縣五等侯及

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

陽太守後隨劉藩斬道覆義熙九

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

進爵爲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

年領冊楊府兵戍石頭盧循逼

戰有功爲中軍諮議參軍及循

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

月乃陷仍南追循濟平又封

中郎將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

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下父艱

因抱疾篤卒懷玉弟龍符驍果

玉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邑以功封鄱

陽縣五等侯武帝鎮京口以懷

年爲下邳太守義熙三

邑懷玉於石頭岸連

走懷玉與衆軍追躡

攻圍之身當矢石旬

縣男遷江州刺史南

上流有異志故授懷

孝性上表陳辭不許

膽氣早爲武帝所知

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子從伐蘆洪固以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善撫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

封臨沅縣男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父仲任治書侍御史藩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召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郡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過江省企生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殷侯倒戈授人必至大禍殆不旋踵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用藩參其後軍事仲堪敗企生東奔藩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武帝起兵玄戰敗將出奔藩叩馬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衆相失藩追及於蕪湖玄見之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爲多士今復見之王脩桑落之戰藩艦被燒并鎧入水潜行三十許步方得見岸乃還家武帝素聞藩真言於殷氏又爲玄盡節召爲散騎侍郎參鎮

軍軍事從征廣固賊垂聚臨船潘言於武帝曰賊垂
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
剋趙也武帝乃遣禮部尚書潘濬往即剋其城賊見城陷
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累月將拔之夜佐吏並集忽
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武帝帳中衆皆駭愕以爲不
祥潘賀曰蒼黑者胡虜色明其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
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
子尋除正員外郎陽太守從代劉毅初毅當之荆州表
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武帝亦倪焉
會毅潛謀於坐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毅軍經首爲公
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公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
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經傳一
詠一點自許以雄豪加以譎伐縉紳白面之士輻湊而
歸此毅之所以不肯爲公下也今不於此出其不意圖
之他日終爲公患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復功且真過未
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潘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
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鎮游軍於江津徐達之
敗沒武帝怒甚即日於馬蹟岸渡江而江津岸嶂壁立

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武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武帝舊怒命左右録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於是徑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殊死戰賊遂奔敗從伐關中參大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帝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合圍藩藩又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

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衛率卒謚曰莊侯子遵世嗣

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人義康為逆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伯父簡之有志幹為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賓客簡之悟其意謂弟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

既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既至武帝已剋京城慶之即便投義簡之殺耕斗會衆以赴武帝簡之歷官至通直常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官至廣州刺史太中大夫慶之輕財好施爲江夏相從武帝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龍袞殺慶之追贈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康祖慶之子也便弓馬智力絶人在閭里不治産業以浮蕩捕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録輒越屋踰牆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

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録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口遂得無恙前後屢被糺劾文帝以勳臣子每原貸之後襲封拜員外郎再坐捕盜免官孝武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既被委任折節自脩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爲前驅軍次新蔡濟融水去縣瓠四十里魏衆大至康祖舊擊破之斬其殿中尚書乞地眞太武燒營退走遷左軍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

俟明年上以河北義從並起若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
其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
洛玄謨等敗歸時南平王鑠住壽陽上慮爲魏所圍急
召康祖回軍援壽陽未至城數十里會魏永昌王以長
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遇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
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矢石雨分爲三且休且戰康祖
率厲衆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太半流血沒踝會康
祖矢中頸而死於是遂大敗舉營淪覆免者纔數十人
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詔贈益州刺史諡曰莊
簡之子道產初爲無錫令龔襲爵晉安縣五等縣侯元嘉
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爲
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
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
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卒于官諡曰襄侯道產
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縗絰號哭送至于沔口
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
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爲南
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

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爲三里帝嘗一居緩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三里及延孫所居昌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徙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

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業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有司奏謚忠穆詔改爲文穆子質嗣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臧燾　孫競之　燾子質

謝晦　兄子絳　從叔莊

謝裕　孫朏子　絳弟述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何長瑜　孟顗

謝弘微 子華

王弘 子錫 錫弟僧達

王微

王曇首 子僧綽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孝穆皇后之弟也幼孤貧事
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閿中縣五等侯累遷豫
州刺史武帝北征倫之遣順陽太守傅敬之兵風文
沈田子出峣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
功封醬城縣侯永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
將軍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滋於人間
世事多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貴又爲護軍資力不
稱以爲見貶光禄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缺必
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
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爲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
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輕身先甲胄助郡縣赴討武帝
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
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劫盜遠遁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

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監子隸領軍宜相統攝若自有
別詔至此始統領焉後爲丹楊尹在郡嚴猛書局不復
堪命或委叛被錄透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旨鎖與五
十鞭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
曰蕭傳國至孫勗齊受禪國除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宇君流塵
徐兗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思話十餘歲時
未知書以慧誕遊遨爲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晨郡

尚莫不患苦之自此前郡數年中遂有公廨書善善彈廷公能騎馬到武帝一見而奇之二年十八除大司
馬行參軍襲爵魯縣侯元嘉二十年累遷振武將軍青州
刺史時年二十七亡會司馬朗之兄弟聚宮墨誰咏爲亂思
話遣北海上令守蕭汪之八年魏軍十大至思話懼
乃棄鎮奔平臯由是下之免官得二兒當思話數人斗
用鋼斗覆在牀底忽然不見一下忽然不
覆不能離人坐殞不祥平臯荒梗孤城獨護
在江北永民師楊難當盛兵漢中起思話爲橫

[illegible]將軍梁冀秦[illegible]州刺[illegible]
永恩詔遷鎮[illegible]護[illegible]
華陰崇白[illegible]益州刺史護[illegible]
於獄賜死文帝[illegible]
使思詔上[illegible]
慶[illegible]
何所[illegible]
舊物今[illegible]
在盡用之地[illegible]

十四年改領右衛將軍嘗從文帝登[illegible]
盤石清泉上使於[illegible]
有似仙[illegible]
戲之曰[illegible]
憲護軍[illegible]
惟忠叩[illegible]
卬[illegible]
[illegible]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出巖邑設城起樓以應考武者遣使至新安招之亦連連到悉話爲尚書左僕射周顗所敬重時都下多行劫掠二旬中十數發恩之詔討及江州刺史臧質以爲江州刺史悉爲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穆侯思話弟盛文史之家雖曾祖減而君臨

望早見任待九疆州十二枚第無皎皎清節少無檢蹟累愛之每舒其多歸之意

惠開嗣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之家雖曾祖減而君臨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孝建元年爲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等爭推積射將軍徐沖之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上表解職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惠開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後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息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

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
凡爲父起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
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
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
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
由此國秩不復下均襲封封陽縣侯爲新安王子鸞冠
軍長史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文又當適孝武子發
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
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再遷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

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額已向
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畏懌之後被督益寧二州刺史
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
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不許惠開
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啓云言爲劉義宣所遇交結不
逞向臣毀訕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
及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養述對賓僚及士人說欲收
牂牁越巂以爲內地綏討蠻濮開地調租聞其言者皆
以爲大功可立才疎意廣終無所成明識過人嘗供三

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即位進號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釐並無不可但吾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軍乘悉敗沒先是惠開爲治多任刑誅蜀土咸怨號曰臥虎及聞軍沒諸郡悉反並求閉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悉皆遣出子勛尋敗蜀人並欲屠城以望重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

使王命速達遏留惠基至惠開乃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將欠說蜀人處處蜂起惠開乃啓陳情事遣宋寧太守譙惠訓州別駕費欣業分兵並進大破之禽寶首送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御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答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厥中凡有馬六十疋悉以乞希微

償責其意趣不常如此惠開還資二千餘萬悉散道俗
一無所留後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
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
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畧同又經情款自以員外
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愼
不得答惠開素嚴部下莫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
遣人訪訊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尋
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
當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顧入中郢寺內所住齋
前鬱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刬除別種白楊海謂人曰人
生不得行胷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
肝肺者卒子睿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
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致嫌隙云惠
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
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君郡聽事前後太守不
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
設筵榻於聽事接賓數日見有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
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惠基列在齊史

臧壽字德仁東莞莒人武帝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太元中左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壽爲助教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謂宜配食中宗壽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准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

以毀瘠著稱武帝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
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帝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
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亭侯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
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
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
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
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
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脩情
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
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上廟為祧有二祧享嘗
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祠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
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
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
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如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
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
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
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無有差降
也又禮有以多為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甲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
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
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
替誠敬於尊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秦始建廟
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
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
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由東向之禮所
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
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留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

禮與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諸侯既足太廟在
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
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
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
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
盧太祖之位來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
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

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
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憲廟之
上而四主祔祫不已則大費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
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
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誼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
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
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宜瘞
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
司農主之塞埋義經典雖詳羣言錯謬非臣淺識所
能折衷時學者多從耆議竟未施行武帝受命拜太常
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茨蔬飯不改其舊所得祿
奉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事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
綬卒少帝贈左光祿大夫長子邃宜都太守邃子凝之
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之交時年少與
傳僧祐俱以通家子弟始爲文帝所引見時上與何尚
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文上因回與語僧祐引凝
之衣令止凝之文言曰明上難冊遇便應盡所懷上與
往復十餘反凝之辭韻詮序上甚賞焉後爲尚書左丞

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疑之子寅字士若事在沈攸
之傳寅弟稜後軍參軍稜子嚴梁吏有傳壽弟嘉悉室義
和與壽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嘉乃習騎射志立功名
嘗與溧陽令阮紫會獵遇猛虎突圍獵徒並散嘉直前
射之應弦而倒從武帝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
便使嘉入宮收圖書寶器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
嘉卿欲此乎嘉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
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
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武帝車騎中軍事武
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嘉贊成其行武帝遣朱齡石
統大衆伐蜀命嘉督前鋒兵出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
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苟以重
兵塞打鼻嘉至牛脾斬撫之成都平嘉遇疾卒於蜀追
贈光祿勳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
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武帝以爲世
子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
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户何至以此中相
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後爲王義恭參軍以輕

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為之言乃出為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歷竟陵內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為良牧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貲年始出三十屢著名郡涉獵文史尤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徵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貴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曇徐湛之等厚善曇謀反曇貲必與之同會事發貲復為義興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內史未之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文帝遣貲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救憲魏兵退走因使貲伐汝南西境刀弊士馬等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坐枉殺隊主免官魏太武率兵數十萬向彭城遂以貲為輔國將軍置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貲與胡崇之毛興作三營大為魏軍所敗貲軍器輜重器甲將士衣裳略盡沈璞城內有實力三千貲因共固守魏初南出復無資糧唯以萬牲為命又過淮食草越石鱉二屯穀至是抄掠無所人焉飢困聞盱眙有積粟欲為歸路之資二十

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
封浸便與之太武忿甚築長圍夜便合太武與質書
陳以禍福質答書曰爾不聞童謡言邪虜馬飲江水佛
狸死卯年冥期倏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
登師行未遠值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饗有桑乾哉
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亦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
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艦負送都市爾
識智及衆豈能勝符堅乎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
水太歲未卯故耳時運地 [illegible]

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從故
質答書引用之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鑊云
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并寫臺格與之
購斬太武封開國侯萬户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鉤車鉤
垣樓城内繫絚數百人叫呼若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
桶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魏又以衝車攻城城
土堅密每頹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肉薄登城隂壍而復
升莫有還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太武聞
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乃解圍去上嘉

質功以爲冠軍將軍率軍密巒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
事明年文帝又北伐使質率見力向潼關質頓兵不肯
時發顧戀嬖妾棄軍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
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元凶弑立以質爲丹楊尹
質家遣門生師顗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遣馳告司空
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向陽口進江
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
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孝武版進質號征北將軍質徑
赴尋陽與孝武同下至新亭孝武即位加質爲車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質率所
領自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
掖門入與質同會入太極殿生擒元凶仍使質留朝堂
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
並施龍子幡時孝武自攬威柄而質以少主遇之是事
專行多所求欲及至尋陽刑政慶賞不復咨稟朝廷甚
相猜忌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
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
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爲兄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

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自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埶均事不兩立今專據閫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質女為義宣子悰妻義宣謂質無復異同故納其說且義宣將佐蔡超竺超民等咸有富貴情願又勸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為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陳說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瑜帶卷赴叛瑜弟昕為質所佐孝武馳使報質誅弘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馳報義宣丁表稱誅君側之惡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綏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屯梁山洲內兩岸鎮偃月壘以待之元景檄書宣告征鎮而義宣亦相次繇至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曰臧質少無美行弟昕具惡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

由此疑之質進計於義宣曰今以萬人取南洲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義宣客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京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湛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乘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義宣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為亦走至尋陽棄八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嗽之追兵至質窘急以荷覆頭沈於水中出鼻軍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

劉至勝胃纏縈水甘平隊主裘應斬質傳首建鄴録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倒淶其頭藏于武庫庶為監戒昭示將來詔可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裒之玄孫也裒子弈據安万鐵並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慶位東陽太守朗子重字景重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曠

遜絢位至文帝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武帝問劉穆之孟昶參軍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

疾以晦代之晦於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辯曾無違謬
帝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大尉主簿從征司馬休
之時徐逵之戰敗見殺武帝怒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
晦前抱持武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
公晦死何有會胡藩已得登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
善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黑漆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
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武帝深加愛
賞羣僚莫及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
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
淄穢卻清河洛塵羣華隕芳春遲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
並作時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
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
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乎帝欲以晦為從事中
郎穆之堅執不與故晦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問至
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佐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參審
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為右衛將軍加侍
中武帝踐咸陽陷沒欲復北伐晦諫以為士馬疲怠乃
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令羣僚誦詩晦詠王粲

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曙然傷心
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愛念在頭登壇備法駕入宮
晦領游軍爲警加中領軍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永初
二年坐行璽封鎖西司馬南郡王令守王華前誤封北海
郡太守勅免晦尋轉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
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劍
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立加領
中書令與徐傅共秉政少帝既廢徐羨之録詔命以晦
領護南蠻校尉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
荆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
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文帝
即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授臨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
新亭顧石頭城嘆曰今得脱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尋給
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
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賞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
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帝欲誅羨
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京陵治裝舟艦傳亮與
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

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曄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傳公慮裁好軍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答詔宮草北行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舉分其事已審使參軍樂冑封以示晦晦問計於承天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此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耶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耳晦荆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吾不愛死負先帝之顧卿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一二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也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豈容覆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晦發兵晦問諸將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三千人非徒足以守城若在外冦亦可立勳司馬度登之請解司馬南郡太守以授之晦即命超爲司馬轉登爲長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曄曄子世平兄子

紹等樂景又使告晦徐傳二公及贇等並已誅晦先舉
義之亮哀次發子弟以問既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晦
數從武帝征討備見經畧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
宜二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乃奉表言臣等若忘
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負天日豈得沿流
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滎陽
之世屬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
興晉陽之甲以誅君側之惡時帝已戒嚴諸軍相次進
路尚書符下荊州數晦之罪令荊州誅之言衆軍十道
並進符到其即收晦身輕舟護送時益州刺史蕭摹
之巴西太守劉道產被徵還始至江陵晦並繫執沒其
財貨以充軍資竟陵內史殷道鸞未之郡晦以為諮議
參軍又以弟邈為冠軍將軍總留任晦率衆二萬發自
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相照鼓奪日光晦
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晦至江
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晦司馬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

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伐登之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數千斛掛於颿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城洲彥之退保隱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為自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文帝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帝曰道濟止於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用之必不有異於是詔道濟入朝委之西討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遑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颿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鬬心臺軍列艦過江晦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至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敬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他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攜其弟邈及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邈肥壯不能騎馬晦待之行不得速至安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

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京都於路作悲人道之詞以自哀其語甚工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超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俛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柰何狼藉都市言訖大叫而絕行人爲之落涕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自晦以下並見原晦次兄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餌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祕書郎解職隨從故爲柳建威長史復爲武帝相國從事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離隔門庭曰吾不

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滿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勳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絶瞻斂容曰若夔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千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以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

多出申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絶其言晦雖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奔波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遠出心生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反書曰瞻疾篤還都帝以晦任藩旅出宿使瞻居千晉南郡公主婿年貴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旁人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私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瑒無才能爲祕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混

之欲加裁抑未有其方謂聰曰非汝莫能乃與晦聰
弘徽等共游戲使聰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使裔較人
聰謂曰祕書早立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
自此衰止晦弟翽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翽冒
昏溫清勤容戚顏未嘗斬改恐僕役營疾懶倦躬自執
勞毋爲疾畏驚而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翽至性咸納
獲行舁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佐黃門侍郎從坐伏誅晦
從叔澹字景恒祖安晉太傅父瑤琅耶王友澹任達伏
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武帝
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叡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
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忌鄭鮮之欲按
之帝以澹方外士不宜以規矩繩之然意不悅不以任
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宜羣臣但須委任順者乃
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
從子晦爲荆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
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
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
祿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嘗巾以爲憂漸踈混

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濬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妥深賞愛之位光祿勳

謝裕字景仁晦從父也名與武帝同故以字行祖據太傳安第二弟父允宣城內史景仁幼時與安相友為安所知始為前軍行參軍會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為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佐郎玄為太尉以補行參軍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簒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彊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十轝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武帝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式武帝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為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士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不得待竟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又謂景仁是太傅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頭景仁與百寮同見帝帝目之曰此名

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訓室今當相屆遂授之歷位鎮軍司馬復為車騎司馬武帝內難既寧思宏外略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武帝以為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興復皇祚芟夷奸逆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亡固存廣振威略鮮卑密邇疆甸屢犯邊垂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縱敖虐患者哉帝從之遂北伐大司馬琅琊王天子母弟

蕃當儲副武帝深以根本憂轉景仁為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為左僕射依制不得相監臨武帝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奏為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兵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謂陵帝為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十一年轉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君字淨麗每唾着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故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十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年四十七贈金紫光祿大夫葬

日武帝親臨之甚慟子恂位鄱陽太守恂子孺子少與
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太善聲律重騎將軍王戎孺子姑
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戎自起舞既而嘆
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為新安王主簿出為
廬江郡及辭孝武帝謂有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為小郡
乃以為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為西陽太守卒官子璟
璟子微列在梁史景仁弟純字景懋劉毅鎮江陵以為
衛軍長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毅時病佐史闔兵至
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寇人走也逃欲
安之及毅兵敗衆散純遂為亂兵所殺純弟虨字景虨
位司徒右長史虨弟述字景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
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
舫流漂不知所在述棄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
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
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歿意外述亦無心獨存
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感以
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為迎主
簿甚被哭器遇景仁愛虨而惜述嘗設饌請武帝希命虨

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風意又慮帝命之詣急不
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飡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
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
景仁深感愧焉文愛遂篤及景仁卒哀毀過禮景仁肥
壯買材數具皆不合開述哀惶親選廼獲焉爲太尉參
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
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
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無宅
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
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謂人曰我見謝
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驃騎貿將致大辟述表陳
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
主上矜邵風誠自將由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納若此
逃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
之獲免謝述有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
吳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千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
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將行歎曰謝述每勸吾
退劉湛唯勸吾進述亡而湛亡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

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慨三子綠約緯綵有才藝吾
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反伏誅約亦死緯尚文
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爲綠約所惜免死徙廣州孝建
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員郎子朓齊史有傳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父沖字
秀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爲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
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
響應吳興人胡桀部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
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門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
士馮翊伏玄達俱投邈邈遇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
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
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嗣
之等悉禽手刃之時亂後古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
產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
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固購方明甚急
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
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戹屯苦備經而貞屢之操在約
無改桓玄剋建鄴丹楊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

方明方明終不回橈玄闇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從兄
景仁舉爲武帝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愧未
有以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
恪善自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
節朝拜而已丹楊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
至者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
等誅後方明廓來往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
明可謂名家駒及蔡廓直置並一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
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
衆事皆諮決之府轉爲中軍長史尋加晉陵太守後爲
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當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
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
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王簿弘季咸徐壽之
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訛籍過言且
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裁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
囚及父兄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
醉不能歸違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
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

囚自當反囚邊鄙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武帝受命位侍中舟楊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尸殺盛風俗峻刻彊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溝瀆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惡債士應事齊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繆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人物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卒官子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有神助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又贈以五言詩十首棄流遁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為言於文帝曰此文臣小兒時見之非惠連也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傳惠連

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忘累故官不顯無子惠連

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謝靈運安西將軍弈之曾孫而方明之從子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位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爲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特知愛之

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劉毅鎮江陵以爲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武帝版爲太尉行參軍累遷祕書丞坐事免武帝征長安靈運爲世子中軍諮議參軍黃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使撰西征賦其辭甚麗後爲相國從事中郎遷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爲侯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性褊傲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

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
陵王義眞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
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惡之出
爲永嘉太守郡中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
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民聽訟不復
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
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
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
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

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
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
事文帝登阼詔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起上使
光祿范泰與靈運書敦將大義靈運又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晉
祖立條流書竟不就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
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
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
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

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靈運宴遊集會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父文章當會其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一所推重惠連與爲刎頸交時作常況遇之何長瑜當今長令教令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靈運謂方明曰何連才悟如此而黃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散騎郎璿之字曜璠爲臨川內史被遇於竟陵王誕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雍璠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

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
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輕薄遂演而廣之九
厥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甚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
白文帝除為廣州所統增城及義慶薨朝士並詣第敘
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未宜以
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流人為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為南中郎行參軍
已尋山陵公鎮必造幽峻巖掌書記之任行至版橋遇風溺死靈運因父祖之資

留着木筏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嘗自始
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
驚駭謂為山賊後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
運贈之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
驚動縣邑大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顗
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
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偃
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
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文帝

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來物所出百姓惜之覬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崲湖為田覬復固執靈運以覬非在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覬遂為讎隙覬因靈運橫恣一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版上書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亡子房舊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會之漢廷尉治罪奏論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慶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廣州後蔡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饑餒緣路為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

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之意也時元嘉十四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親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顗不就辟昶死後顗歷侍中僕射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嘗就徐羡之因叙闕洛中事

嬪歎劉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興廢顗不悅衆賓笑而釋之後卒於會稽太守靈運子鳳坐靈運

從嶽南早卒鳳子超宗列在齊史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將万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從子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裨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恩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之子也於弘微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豈秦唯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禄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

嘆謂國郎中令潦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
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
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
子靈運瞻晦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晉在烏
衣巷故謂烏衣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
昏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
當贍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重號曰微子謂瞻
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
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云阿遠剛躁負氣
阿客傳而無檢曜仗才而特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
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以此爲恨至於微子吾無間然又
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
因酣讌之餘爲韻語以將大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
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顏
達且沈儁苦能去方就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
纂華亂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摽
蘭訣直纘組不躓抑用解偏音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
蘭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

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聽等並有識厲之言唯
弘微獨盡襃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既聽字客兒
靈運小名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
侍郎弘微亦拜此仍為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
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
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
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固業千餘勗僮僕千人唯有
二女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如在公一錢尺帛出入
皆有文簿武帝受命晉陵公主降為東鄉君以混得罪

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
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僕使不異平日東鄉君歎曰
僕射平生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
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
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事繼親之嶽恭
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還家夕膳奉盡其誠敬內外
或傳語通訃輒正其衣冠嬖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
畢大小敬之若神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
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

以琅邪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禮
服闋蔬素踰時文帝即位遷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
穀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尋
轉右衛將軍文帝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
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
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戚過禮衰服鉏除猶
不啜魚肉會沙門釋惠琳詣弘微與之共食猶獨蔬素
曰禮越素既多疾即吉之後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
所望於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
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嘔歔歎不自勝弘微少孤事
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
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
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替及陳
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乾
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
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若曇
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傳庾
司空琰時生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

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入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攴夫殼叡好博簺弘微不取財物乃澄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不謀其非謂弘微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殼君一朝戲責鄉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邪東鄉君薨開弘微率子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四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息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未年嘗與友人碁友人西南暮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厨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是文帝手勅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

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弘微與狼郭王慧三球並以簡淡
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閒王球約曰
脩王淡又次閒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
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字希逸七歲能屬
文通論語及長美容儀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
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盬田生玉豈虛也哉初爲始興
王濬後軍法曹行參軍遷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
左民經傳隋國立篇製末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
離之則州郡別殊合之則寓內爲一元嘉二十七年魏
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
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
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
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以示莊莊賦亦就淑見而歎曰
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
賦元凶弒逆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
令加攻正宣布之生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孝
武陳誠及帝踐阼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詔羣臣博議
莊議以爲拒而觀釁宜足表彊驃騎竟陵王誕當爲荆

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鄭侯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
而誕便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而驃騎發便有
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孝建
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
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
帝召莊以延之荅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
知生爲父雜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
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荅曰玄護爲雙聲磽确爲
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帝賜莊寶劒莊以與豫州

史曾爽送別爽後反叛帝因宴集問劒所在荅曰昔以
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于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今九服之曠九流
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
源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
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又共坐又政平訟理莫先
親民親民之要實歸守宰故黃霸莅潁川累稔杜畿居
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久崇輝寵今莅人之職宜遵
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清退得人不勤勞如此則考績

之風泰矣詔付詳議事不施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望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若人必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兼左僕射領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曰稟生多病兩脇癖疹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經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岨峿悁慣悁慣常如行戶復以眼患五月來便不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晝夜惛憒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弔親舊今之前止唯在小閤持此苦生而使紿綜九流應對無方可乎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家世無生運不應一見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付之來生耳屢經投請未蒙哀許良由誠淺辭訖不足上感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庶獲哀允後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援據重因之制上時親攬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乃下詔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並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

江夏王義恭曰循常甚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
興録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衆興奪威權不宜
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
支尚書顧顗之並補選職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
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
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
夜還勑開府門莊居守以槩信或虛執不奉旨須璽詔
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効郅君章邪曰臣聞蔦處
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忝

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生孽詐臣是以伏須神筆
乃敢開門耳六年又爲黃門侍郎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遷公
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
即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
誄文云贊軨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發帝
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知
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
一徃之苦不足爲深困莊必長富貴今且繫尔之尚方使
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明帝定亂

得出使爲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莊已微醉
傳詔停待詔成甚工後爲尋陽王師加中書令尋加散
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禄大
夫謚憲子時年四十六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五
子颺朗顒縱滂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颺位晉平
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禄大夫朗列在齊史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
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爲會稽王道
子驃騎主簿時機務頗息末役繁興弘於是建屯田之
策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塘薨弘悉燔券書一不
收責其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
不得終其哀惟弘鐵召一無所就桓玄剋城呂收道子
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
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武帝爲鎮軍將軍召補諮議參
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義熙十一年召爲太尉長史
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還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
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
病遂卒宋國初建遷爲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

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運爲軍人桂興潘其嬖妾殺興江
淹棄尸淇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彈舉此而勿罰典
刑將替武帝荅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爲
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十四年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百
姓便之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二年入朝進號衛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因宴集謂羣公曰我布衣始望不
至此傳亮之徒並撰辭敘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
謂天命之不可妄時人稱其簡舉少帝
永平二年徐羡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
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上表固辭見許進號
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羡之等以廢弒之罪將
見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
使報弘羡之等誅召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
事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
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
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荆州刺史鎮
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誡以盈滿兼陳彭城王
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

乃遷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録弘又辭分録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數上疏陳便宜上皆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欷弘斂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遷位太保領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弘明敏有思致既爲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又褊隘人有忤意者輒加詈辱少嘗擕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常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禄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録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聘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

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恩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仕問者悅服子鍚嗣鍚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鍚簟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弟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僧衍弟僧達幼聰敏弘爲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爲申理閤誦不失一句兄鍚賢訥之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於德陽門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慶女年二十以爲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而

免揚州刺史劉鑠鬬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其如此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籍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僧達訴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鍚不協鍚罷臨海郡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之無遺

所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難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詞辯訟多在獵所民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報曰在近其後徙義興元凶弑孝武入討普檄諸州郡勑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因客說逆順之勢乃奔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難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爲長史及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轉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爲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二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爲護軍將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上不許僧達三啓固陳上甚不悅乃以爲吳郡太守時暮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郡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一法瑤得數百萬荆州江夏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慽然了不陳謝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

後頹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
沒沒求活師伯不答遂巡便退初僧達嘗爲太子洗馬
在東宮愛念軍人朱幼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
詐列靈寶死亡寄言城左求籍之注以爲己子改名元
序啓孝武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
建平國中軍將軍久之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
依左右傾意權貴以至廢黜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
美姿容僧達與之私狀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
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
至後作大阬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
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又不許孝建二年
除太常意久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詔付門下
侍中何偃以其辭不遜啓付南臺又堂免官先是何尚
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
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
老狗放無處去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以歸順功
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責詣門部路瓊之太后兄
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竝甍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

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同身昔門下駒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後述梵瓊之所坐非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罪加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矣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闍沙門釋曇摽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人監宮期等謀為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遁安經犯忤以為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隙之收付廷尉於然伏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為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大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並容六昭公門爵國祠一不廢絕時有蘇寶者名寶生本蕭門有文義之人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知高闍謀反不即聞啓亦伏誅僧達子道琰後新安元徽中為廬陵內史未至郡卒子融齊史有傳

王微字景玄太保弘弟光祿大夫孺之子也微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人莫文

帝賜以名著初爲始興王文學父憂去職微素無宮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兄無辜而廢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爲光祿勳微爲文好古言頗抑揚衰涉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識劣於遠然爲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歎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弊不設輀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秘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羿風偃曲從俗能藏風露言不能乘物理也遠子僧祐列在齊史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亡素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武帝時謝晦在坐武帝曰此君並膏粱世德乃能留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帝悅行至彭城武帝大會戲馬臺頒坐者並賦詩曇首詩先成帝覽讀問王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户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玩自非禄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文帝爲冠軍將軍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移鎮江陵隨府轉鎮西長史武帝甚知之謂文帝曰曇首沈毅有器度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旌五彩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致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户外不解帶者累旬既下在道有黄

龍躍出負上所乘舟上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
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又即位又謂曇首曰
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領驍騎將軍以
朱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及
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
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桀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元
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奏曰既無墨勅又
關幡桀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二月雖有再開
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其不請白虎
幡銀字桀致開門不時中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於
是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
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讖集皆酒勸之因拊御牀曰
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訖出以示曇首曇
首曰近臣之事費難將成穆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
戮臣等雖仰憑天光効其亭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
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其封事遂
寢時兄弘録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上所親委
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録意常怏怏又欲得揚

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
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哉劭兄比屢稱疾固
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時弘父疾不
朝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父疾不起神州詎
合即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
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嘆曰王詹事所疾不救
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
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九年以預議誅徐羨
之功追封豫章縣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庭

子僧綽嗣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
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
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為江
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
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遷侍中任以機密
僧綽深沈有言度不以才能高人未冠父曇首與王華
並為文帝所仁華子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誉謂中書
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矣 注曇由姻
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僧綽為侍中年二十九

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
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方欲
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參焉位雖未隆而任同宰輔從
兄微清介士也濬甚太盛勸令抑損僧綽乃求吳郡及
廣州上並不許會二州巫蠱事泄上獨先召僧綽具言
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勑於東宮夜饗將士僧
綽密以咨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
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
欲立建平王宏故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即湛
妹也帝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更無與國家同憂者
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幾事須密
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
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寃愍愛之道
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
然江湛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
亦恨君不直及勑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
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勑既立轉僧綽吏部尚書頃之
勑檢文帝中籍及江湛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卒并

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為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一段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顗蘇峻宅其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壽之　頻遇禍故世稱為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子儉列在齊史